

(香港)林燕妮 著

相思 时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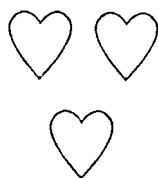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相思时分

林燕妮 著



1999年1月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弋

封面设计:董 春

林燕妮作品集之:

相 思 时 分

作 者:林燕妮 著

出 版: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印 刷: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

厂 址: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7 字数:60 千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5000 册

统一书号:ISBN7-80595-113-6/I·45

定 价:9.80 元

(如有装订、印刷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楔子

这是一场漫长的煎熬；更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梦魇——

在烈火毫无留情的焚烧中，他听到自己嘶哑悲绝的哀号声，更赤裸裸的感受到被火焚身的致命之痛——

午夜梦回，当他被自己凄厉的吼叫声惊醒时，他曾经悲怜的向上苍发出绝望、凄凉而痛苦的祈祷，希望这真的只是一场噩梦，但，当他伸出颤抖的手碰触到面颊上那一大片丑陋、触目、凹凸不平的伤痕时，他知道，上苍已经遗弃了他——

无情的烈焰真的在他身上烙印下残酷、而永远无法抹去的疤痕——

从此，他活在黑暗中，活在和命运搏斗失败的深渊里，成了一个禁锢感情、进入生命冬眠期的活死人——

A

彭钧达匆匆付了车钱，来不及和司机先生继续争辩，为如何改善台北市紊乱的交通秩序做最精辟而完善的结论。

他知道那位牢骚满腹的计程车司机是意犹未尽，但，心不在焉的他只想赶快冲进芳邻西餐厅，免得耐心一向欠佳的“老古董”会跟他翻脸绝交。

果然，他一拉开透明晶莹的玻璃大门，不等侍应生招呼，性情急躁的“老古董”谷靖桐已板着一张扑克脸冲他兴师问罪起来了。

“彭大教授，我知道你是台大炙手可热的名教授，身价非凡，但，你要耍大牌，也请有个分寸好不好？我虽然身价不及你高，但，我跟你一样，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时间对我这个乏人间津的臭书生一样宝贵，并不是用来浪费恭候别人大驾的！”

对于他的冷嘲热讽，彭钧达只是淡淡扬起一道浓眉，好脾气的解释道：

“别生气，老古董，我出门前临时被系主任的电话绊住了，你也知道赵自德那个人的毛病，要他开口容易，要他闭嘴可就难了，所以……”

“所以，我就该自认倒，活该在这里白白枯坐了一个钟头，饿着肚子给自己灌了六大杯白开水？”谷靖桐没好气的冷哼道。



“好了，老古董，别这么怒冲冲好吗？我迟到理亏，所以，今天这里的一切开销由我负责，你老大哥爱怎么消费，敬请随兴，不要客气，这样……你总可以消消气了吧！”

谷靖桐眼睛闪了闪，显然并不怎么满意。“这……未免太便宜了你吧！再说，我这个人虽然不像阁下是个才华洋溢、名闻遐迩的学者，可是，我也有读书人的傲骨，岂可因为一时的嘴馋而有损做人的风骨。”他顺势的端起架子，慢条斯理的说。

彭钧达失笑地摇摇头。“老古董，你别太得寸进尺了，否则，我下个月结婚，可不肯定会否将你列名在至亲好友的名单之内！”

“我希罕啊！你少……”谷靖桐的眼睛突然睁得像铜铃一般偌大。“等等……你刚刚说什么……”他摇摇头，疑真似假的又再度摇摇头。“结婚？你说谁要结婚？”

彭钧达气定神闲的笑了。“怎么？我要结婚的消息吓坏你了？”

谷靖桐仍是一脸狐疑的表情。“小彭，今天不是四月一日愚人节，你可别拿我这个老学长穷开心、恶作剧。虽然，对于你的迟到我是有点不满，也借题发挥、小题大作了点，但，你也不必拿‘结婚大事’来刺激我啊！”

“我没有刺激你，我是真的准备在下个月月底结婚，而且，如果你不反对，我还想请你当证婚人。”

谷靖桐终于正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但，他仍然摆出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你是不是受到什么重大的打击了？还是……你继母逼你结婚？”

彭钧达撇撇嘴笑了，他微微向后靠，让侍应生递上餐巾、刀叉，并送上两盘香嫩可口而热气腾腾的铁板牛排。他拿起刀叉，熟稔利落的切下一小块牛排放进嘴里咀嚼。“老古董，这牛排不错，你不是饿了吗？赶快用餐吧！我可不想

林燕妮作品集

饿坏了我的证婚人！”

谷靖桐没好气的瞪了他好一会，望着引人食指大动的佳肴，他却没有丝毫的食欲。“小彭，你别卖关子好不好？我才出国考察一个月而已，你一碰面就丢了这么大的炸弹给我？你的动作未免太快了吧！你是用哪种交通工具去追女孩子的？飞碟？还是穿梭机？”

彭钧达斯文俊雅的男性脸庞仍挂着一丝不愠不火，却极具男性魅力的浅笑。“老实说，我并没有去追求任何女孩子，这桩婚事完全是一件意外。”他慢吞吞的说。

“意外？”谷靖桐戏谑的扬起浓眉。“是你不幸酒后失身？还是某个外太空的仙女精灵乘的交通工具失灵故障，掉落在你这位人类学专家的阳台上，而你研究外星人、她研究人类，你们两个人研究来研究去，就研究出爱情的火花来？”

对于谷靖桐促狭豪放、爽直热情又不失犀利明快的个性，和他有着师友情谊，又相知甚深的彭钧达，再度被他夸张的言语逗笑了。“老古董，你实在不该学历史的，你应该去学戏剧或是钻研艺术，要不然做个想象力丰富的漫画家也可以，你会为我们这个紧张而令人乏味的社会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气！”

“是吗？我是阿契尔？还是阿尔曼？”谷靖桐嘲弄地撇撇嘴，草草擦嘴，吃罢了他的牛排大餐。“活力？生气？连你这种闷得可以令人发狂、枯萎的稀有动物都可以找得匹配的‘肋骨’，我看，我也甭在‘师大’教书，误人子弟，干脆直接住进咱们气势磅礴的故宫博物院，和那些古物珍玩摆在一块供人赏玩参观算了，顺便挂个招牌标示：此遗骨生前是个深谙历史，却荒废情史的老书虫，死于为学弟证婚、闪电成家的刺激下。后生晚辈当有所警惕，勿为钻研学问而延误了终身大事，免得遗恨万万年！”他龇牙咧嘴的表情生动

鲜颖得令人发噱。

“好了，老古董，你要发牢骚也发够了吧！我不会因为你的指桑骂槐、自怜自哀而内疚亏心的，所以，你还是乖乖准备在下个月当我的证婚人吧！我不会忘记包个大红包给你的！”

“要我证婚也可以，不过，你总得介绍一下你的新娘子让我认识认识吧！最起码，也该概略的简述一下你的恋爱过程给我这个一头雾水又深受刺激的证婚人‘望梅止渴’吧！”

“这……老实说，我跟她之间实在平凡得乏善可陈，你不会有兴趣听的。”彭钧达迟疑而腼腆的说。

“谁说的？”谷靖桐才不会就此善罢干休，全世界的人结婚他都不会眨一下眼睛，但，彭钧达却是个例外，这和他本身的条件无关，只是，他认识彭钧达整整十年了，这十年来，他看着他以第一名的超高成绩考进台大历史系，每学期以杰出优异的成绩拿奖学金，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申请到哈佛的奖学金，并在短短三年内，顺利拿到历史和人类学的双料博士。

哈佛以最优渥的薪金条件企图吸引他留在校内任教，继续更高深精纯的学术研究。

虽然，他最后选择返国回母校服务，但，在历史和人类学的学术领域内，他一直扮演着导航者的重要角色。

他的研究论文和学术演说深受国际学者的推崇和肯定，每一篇研究报告、每一则演说都被列为必要且重要的参考资料。

他的名字似乎已成金字招牌。

在读书和钻研学问方面，他无疑是个罕见而万中无一的天才。

但，在做人处世和应对进退方面，他却是青涩、木讷、冷

林燕妮作品集

漠、古怪、不善于交际、不善于言词的书呆子和独行侠。

生得相貌堂堂、气宇轩昂的他，生命里头除了学问还是学问，偶尔心血来潮，他会一头栽进莫札特和贝多芬的交响乐里优游徜徉、自得其乐。

兴致高昂时也会作曲填词，展现他蛰伏在冷静严谨面貌下的热情和音乐才华。

他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怪杰，非但厌恶和政经界的达官显贵打交道，更讨厌攀缘附会和新闻界有进一步的接触。

固执而纯真的他几乎贯彻了离群索居的避世原则。

生活里不仅简单得只有学问、学生、音乐和他这位硕果仅存的好朋友，连每个男性、单身贵族梦寐以求的窈窕淑女，他都一并弃绝，视爱情、婚姻为人生最大的枷锁。

他常说爱情是精神哲学里的一则神话，却是现实生活里的一则噩梦。

而婚姻，则是通向毁灭人生的高速隧道。

尽管，他对异性的青睐视若无睹，但，他温文尔雅的书生风采和与众不同的魅力还是像旋风一般席卷了台大校园，席卷了整个学术界。

而今，这个善于躲避爱情的个中高手，这个台湾学术界最烫手的年轻教授，这个信誓旦旦排斥婚姻的单身贵族竟然宣告走进“毁灭人生的高速隧道”里！

这番教人跌破眼镜、措手不及的重大转变，实在是令他这个向往爱情、憧憬婚姻近三十六年，却仍在门外空自悲叹的王老五又惊愕又嫉妒，更有着满腔打破沙锅也要问到底的好奇心。

今天如不问出个水落石出，教他怎么甘心回家空啃香蕉皮、倒吃干醋度过无眠自怜的一夜？！

“你这个‘禾秆盖珍珠’的闷葫芦，还不赶快向我这个证婚人从实招来！到底是何方神圣有这么大的魅力，能让你

不惜作噩梦也要跳进灭亡的高速隧道里？”他心急的猛发出不耐的催促，并不忘递给彭钧达一个毫无转圜余地的坚决眼神，加强他一探究竟的声势。

彭钧达轻抿了一下嘴巴，他沉吟了好一会，才慢声叹道：

“好吧！她叫阎莉婷，是我继母的外甥女，在新店经营一家小型的珠宝店，两个月前，我回板桥参加秀德的婚礼，在酒席上认识她，觉得她……呃，很不错，交往了一个月，我们……就决定结婚。”他的陈述简单，却略有几分窘迫之意。

顾秀德是他继妹。谷靖桐的眉毛扬得高高了。“就——这样？”他失望又不甘心的问道。

“不然……你还想知道什么？”

“你不觉得……你们之间……呃，实在是太平淡无趣了一点？”谷靖桐一脸困惑的蹙着眉问他，总觉得这樁婚事好像缺乏了什么。论其过程，简单直接的太过平凡无奇，但进展的速度却又快得比急驰的光速还令人咋舌晕眩！

彭钧达淡淡的扬眉一笑。“我说过，我跟她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抱歉，让你这个生性浪漫的证婚人失望了。”

谷靖桐沮丧的靠向沙发椅。“也好，你们之间没有美丽的神话，或许，你们生活中的‘噩梦’就会减少许多，而你——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类考古学家就不会提早灭亡，去见你常常挖掘、研究的‘老祖宗’了。”他半真半假的揶揄道，然后，他煞有事的蹙紧眉峰，向彭钧达摊摊无奈的手。“好吧！我的严刑逼供结束了，对于你平庸无奇的恋爱过程我虽然不怎么满意，但，看在你今晚请客做东的份上，我就勉强接受你的邀请，做你婚礼上的见证人，把你送进噩梦、灭亡的深渊里！”

“谢啦！老古董，你还真是有读书人的风骨，得了便宜

林燕妮作品集

还不忘卖乖！”彭钧达难得发挥他其实也蛮锋利的口才，淡淡的挖苦道。

“哪里，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哪一个不晓得所谓历史，就是因应现实，造就对自己有利的局热，这——婚是你自个儿要结的，饭也是你主动要请的，至于证婚人的角色更是你主动看上我的，所以，这个便宜我占得理直气壮、心安理得！”谷靖桐笑吟吟的说。

“是吗？等你——哪天想不开，也想结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因果报应了。”

“嘿嘿，这你老弟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伺机报仇的，这历史告诉我们，占了便宜就要赶快脚度抹油，赶快溜之大吉，千万不要贪心不足，让你的对手有血耻复仇的机会。所以……”谷靖桐好整以暇的顿了顿。“我就是哪天蒙爱神宠召，想一头撞进婚姻的坟墓里，我也不会蠢得我找你当见证人的，顶多，寄张贴子给你算是交代而已！”

“谢啦！有你这样深谙‘历史教训’的朋友，我晚上睡觉都不敢翻身合眼了。”

“哪有这么严重，我顶多会让朋友寝食难安而已，不至于让你吃亏的。对了，我这个深谙‘历史教训’的王老五，可要问你一个非常庸俗的问题，呃，”他抿抿嘴，迟疑的瞅着彭钧达问道：“你……爱那个……阎莉婷吗？”

袁钧达似乎被他这个简单、直接却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倒了，他深思的微皱了一下眉峰。“老实说，我并不知道，也从来不曾想过这个问题。”他略微迷惘的解释道。

谷靖桐对他的答案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他定定地注视着他。“那，你为什么要娶她？娶一个你甚至从没有想到要去‘爱’她的女人为妻呢？”

彭钧达脸上的表情变得凝肃深沉了，他轻吸了一口热

茶，有些无奈的开口说道：

“因为，我继母她拿了一封我爸爸临终前半年写给我，却始终不曾寄给我的一封家书，我爸爸他虽然……”他艰涩的吞咽了一下口水，语音悲凉的叹道：“一直高高在上，一直在我面前扮演着严父发号施令的角色，但，他仍然是关心我的，在他内心深处，我一直是他最钟爱而唯一仅有的独生子。虽然，我很早就离开家在外地求学，虽然，秀德、秀杰这两个跟我继母嫁过来的异性孩子在他身边的时间比我多过许多，但是血毕竟浓于水，他最钟爱牵挂的人还是我。在那封家书里，我看到他始终不曾表露的挚爱，他埋在心底深处的寂寞和无奈，还有——从来不曾说出口的心愿和欣慰，他很以我在学术上的成就为傲，但，他又担心我因为自己与众不同的家世和成长背景，而抱定独身主义，所以，这两、三年他始终悬念着我的婚姻大事，害怕我们家三代单传的香火，到了我这一代就会中断。这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可是，我是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人，更不懂得和女孩子周旋，更别提主动去亲近她们、追求她们了，而——阎莉婷的出现解决了我的困扰。她的落落大方、积极主动加速了我和她之间的进展，我不敢说……我是爱她的，但，我知道，我并不讨厌她，所以，当她暗示我们可以结婚时，我就顺水推舟的同意了。”

谷靖桐脸上的表情也跟着严肃起来。“对于你们这样的婚姻，我实在不敢苟同，也有点担心，你知道，幸福美满的婚姻是应该建筑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而不是各取所需的利益上。如果……你这一生连爱情是什么都不曾了解、接触过，就贸然走进婚姻的现实生活里，你不觉得有些遗憾，也有点危险吗？”

谷靖桐意味深长的一番话宛如一颗冲力十足的巨石，在彭钧达沉静迷惘的心湖炸起了万丈汹涌的波涛。

林燕妮作品集

他在离开芳邻西餐厅，坐进谷靖桐的丰田轿车返回景美住处的途中，都一直攒眉深思着这个来势汹汹，令他震动不已的爱情问题。

他真的会感到遗憾吗？在没有认识爱情的情况下，就率然走进婚姻这个需要真情慢慢淬砺的两性关系里！

谷靖桐的谏言好像一双智慧的手，猛然打开了他沉睡的心窗，让他有机会细细审视他和阎莉婷之间一拍即成的婚事。

他的确是需要沉思的空间，他在下车前，心不在焉的和谷靖桐道别，心乱如麻的告诉自己，他真的需要好好想一想！

对于他出奇静默的反应，一直冷眼旁观的谷靖桐在发动引擎离开前，突然摇下车窗，半真半假、别有深意笑着奉送他的临别赠言：

“小彭，送你一句老前辈最爱说的陈腔滥调：结婚是人生最重要的抉择，饭菜可以乱吃，婚可不能乱结，否则遗祸无穷。所以，我虽然很想赚你的大红包，但，我更希望你能三思而行，更不反对你打电话来取消这项邀请。”

彭钧达细细咀嚼他的话中有话，一抹感动的光彩缓缓溢满他炯然生动的黑眸里。“谢了，老古董，你这个‘老字号’的老前辈果然没白活这么多年，历史也没白教，讲的话果然是掷有有声、发人深思！”

谷靖桐促狭的眨眨眼，颇为自豪的说：

“那还用说，这历史除了教我们因应现实之道外，更教我们别忘了记取前人的教训，这是我懂得活用历史学、明哲保身的生活之道。念在我们深交十年的深厚情谊上，我免费赐教，望你情海无边，要懂得回头是岸啊！”

彭钧达闻言只是微微扬眉，但笑不语，洒然地向倒车准备驶离山路的谷靖桐挥手道别。站在公寓的台阶上，他淡

然的笑着对自己说：

在爱情的道路上，他或许是一个一窍不通的拙者，但，他会给自己学习的机会，也给阎莉婷一个凝思的空间，让他们在迈进婚姻神圣的殿堂之前，都能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心！看到自己无悔的选择！



当彭钧达拿出钥匙打开公寓大楼的铁门时，一个一直尾随他身后，穿着一身黑衣，戴着太阳眼镜，嘴里嚼着口香糖的年轻男子敏捷地闪进阴暗的巷弄。眼睛不时注视着公寓二楼的动静，并随手拨了一个电话。

电话立刻接通了，显然对方正守候在电话旁等待进一步的讯息。

“老大，我们都布置妥当了，目前事情一切顺利，只要他一进入厨房打开电灯开关，他就准备做只烧焦的脆皮烤鸡吧！”

“你确定看起来会像电线走火而引发的煤气爆炸，警方不会怀疑是人为的？”听筒那端传来一阵严峻、紧绷而略显焦躁不安的男性嗓音。

“老大，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阿坤他是安装炸药的高手，这次的行动他是小心翼翼，一定会弄得非常专业、自然而天衣无缝，绝对没有人会怀疑是人为的。”黑衣男子斩钉截铁的打着包票，一双犀利精锐的眼睛正目不转睛的注视着自己透着昏黄余光的二楼公寓。“老大，他已经进入客厅了，他等着验收成果呢！”他尖锐而急促的说，兴奋的光彩溢满他那张瘦削而有些冷酷的脸上。

他甚至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倒数计时了，而听筒那端也呈现一片紧绷的静默。

就在黑衣男子数到七时，一阵令人心惊肉跳、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伴着玻璃碎裂的声音，划破了夜的寂静，熊熊然

林燕妮作品集

烧原大火从二楼公寓迅速窜飞，蔓延向整栋公寓大楼。

黑衣男子亢奋的注视着这幕火光四射的奇景，对于自己的杰作似乎颇为得意自豪。“老大，你听到了吗？”

听筒那端的男子轻吁了一口气。“确定死亡的消息之后，你到我这儿领钱，然后到新加坡避避风头！”

黑衣男子沾沾自喜的挂了电话，然后，他拉上领口，懒洋洋的踱着步履加入围观的群众，屏息凝视的观赏这幅黑烟四起、赤焰吞吐的火海奇景。



下课钟声一响，所有的同学立刻迫不及待收拾课本、笔记，拎起厚重的书包，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教室。

由于是最后一堂课，所以，大部分的同学都急着赶到补习班补习，希望为后年的大学联考奠下坚实的基础。

没有参加课后补习的同学也三五成群赶到市立图书馆啃书。

偌大的教室瞬息就空了一大半，只剩下几个仍在整理笔记，或负责清洁课室工作的值日生。

习慧容倒在她的座位上，清丽可人的脸上挂着一抹不耐的神情。“筠柔，拜托，你动作快一点好不好？咱们教室就这么点大，你整理得那么干净做什么？环保署长也不会因此纡尊降贵来褒奖你！”

夏筠柔擦拭完黑板后， she 就把粉笔屑倒进垃圾袋里，对于习慧容的满腹牢骚，她只是温雅的一笑。“你要是等不及，你可以先走啊！我又没拿根绳子拴住你的脚！”

“你是没拴住我的脚，可是你拴的是我的心啊！”习慧容鼓着腮帮子辩驳道。

夏筠柔纯净灵秀的脸庞立刻涌上一抹甜美又略带促狭的笑容。“原来你这么倾慕我，怪不得从一年级开始，你就像个阴魂不散的影子一般死缠着我，只差没搬进我家跟我

住，跟我做对道道地地、名副其实的连体婴！”

“连你个鬼！”习慧容没好气的白了她一眼。“我会这么死皮赖脸的紧跟着你，还不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谁教小姐你有张沉鱼落雁的花容月貌，害我们习家最自命不凡的高材生，一不小心就失足跌进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相思海里，只差没为你夏大美人灭顶！”

夏筠柔原双颊蓦然飞上两朵红云。“慧容，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她娇怯嗔怨的表情更换来习慧容满脸得意顽皮的笑容。“我有没有胡说八道，你何不去向习烈亲自求证？他这位建国中学的明日之星可是放出话来了，大学是非台大不上，这个妻子嘛……可是非你不娶。”她故意停顿了一下，戏谑的对满脸红霞的夏筠柔眨眨眼。“怎么样？这个向来眼高于顶，从小就文武双全的堂兄谈起恋爱也纡尊降贵。为了追求你，他这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家伙不惜拉下身段，拼命央求我替他穿针引线，多制造你们相处的机会，只可惜……”她装模作样的发出一声长叹。“我这个惹人厌的跟班、影子实在是黔驴技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害得我那个向来不知道失败为何物的堂哥，只有溺在爱情的苦海里等着灭顶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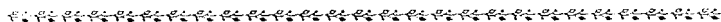
她喝作俱佳的言词措举让夏筠柔在窘迫困促之余，又有份哭笑不得的尴尬。“慧容，你少夸张好不好？我们还是高二的学生，而你堂哥他——明年就要参加大学联考，他应该把全副的精力放在学业上，而不是分神在儿女私情上。”

习慧容脸上的表情更诡异精怪了。“你的意思是……他应该先考上台大，然后再全心意来追求你？”

“我可没有这么说，慧容，你可别乱传话，否则，误会闹大了，我可不睬你喔！”

习慧容笑吟吟地轻搂了一下夏筠柔的肩头。“好吧，别

林燕妮作品集



生气了！我是逗你玩的，瞧你一本正经的模样，谁不知道咱们景美女高的校花心里头只有她那位神秘而弹得一手好琴的碉堡王子。习烈，还有建国中学、师大附中那些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哪里比得上呢？”

夏筠柔的脸又蓦地涨红了，她不胜羞恼的瞪着她。“习慧容，你……”

“我怎样？不小心说中你夏大小姐的心事了？”

夏筠柔连耳根都跟着涨红了。“慧容，你明知道……我连他的面都没见过，只是偷偷听过他弹钢琴而已，你为什么非要拿这件事来大作文章取笑我呢？”

她们并肩站在学校对街的巴士站牌前，一班开往火车站的巴士刚刚驶过，她们都没有上车。

习慧容是个直来直往、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女孩子，所以，聪颖率直的她，觉得有义务提醒夏筠柔某些事。

“筠柔，我认识你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你一直是个非常纤细敏锐又多愁善感的人，你不像我直肠直肚，喜怒哀乐都会写在脸上，但，我知道，你有一颗非常热情、善良而多感的心。自从你们那个少爷搬进别墅休养，半年来，你已经提过他不下数十次了，从他的神秘、孤独、怪异到他出色而撼动人心的音乐才华，连我对他这个陌生人的特质都可以倒背如流了。所以，筠柔，我不得不提醒你，别盲目的去崇拜一个只有才华却对你来说是一片空白的陌生男子。”

“我……我才没有！”夏筠柔红着脸争辩着，但，平静无波的心湖却因习慧容尖锐无讳的一番话掀起了阵阵波动的涟漪。“我……我只是很欣赏他纯熟的音乐造诣而已。”

第二班巴士驶来，她们双双挤上像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的车厢，令夏筠柔芳心悸动的谈话总算告一段落。然后，她无视于习慧容犀利敏锐的注目，闭目养神，并开始在心底默背英文单字。